

cmchao / July 25, 2017 09:09AM

[為什麼翻譯一本書？《依海之人》譯者後記（芭樂版）](#)

為什麼翻譯一本書？

《依海之人》譯者後記（芭樂版）

2017.07.24 南島馬達加斯加認同民族誌田野 回應 2

作者：郭佩宜

最近我翻譯的《依海之人》（People of the Sea）一書終於出版了。芭樂人類學大可直接轉載譯者導言，但那正經八百了些（畢竟需要送科技部審查阿），還是來一篇芭樂版的譯者後記吧。這篇不會「劇透」過多，希望勾起大家閱讀的欲望——炎炎夏日，這封面看了就很清涼，不帶一本嗎？

（ disclaimer：譯者沒有版稅抽成，推銷不會有助於我的荷包。做功德的啦。）

1

為什麼要花時間翻譯一整本民族誌？在台灣的學術體制中，翻譯對升等、評鑑沒有什麼點數。

答案很簡單：這是一本好書，無論是人類學的門外漢、入門者、在學生、甚至老師們，讀了都會覺得很有意思，有很多可以想、但不會想到頭很痛的一本書。可以一網打盡的書，還真不多見。

人類學家的技藝，展現在田野工作後埋首書寫的民族誌之中。然而台灣出版市場中，民族誌的數量一直不多，讓老師們上課傷透了腦筋，指定英文讀本，在大學部效果不佳，課程閱讀量也難以提昇。科技部推動人文社會科學經典譯註計畫多年，人類學門的書單卻一直乏人問津，或媒合失敗，表列的計畫出版數字為零。

幾年前我發現那個數字是「零」的時候，頗為驚訝，於是在人類學年會的一場關於翻譯的圓桌論壇中舉手指指出這件事。然後我覺得有點尷尬——（大家都在）呼籲大家要多做翻譯，可是自己也沒翻，那不是嘴砲嗎？

我田野地的所羅門群島Langalanga人強調從人的行為來判斷一個人是什麼人。《依海之人》裡的斐索人更是如此，對他們來說，行動才是王道。

於是我就採取行動了。

2

一本民族誌是否成功，其實與小說有些類似：讀完之後，書中描述的那群人能否在眼前栩栩如生？他們文化的樣貌是否清晰，讀者可以理解其內部的思維邏輯？更進一步，這個民族誌案例是否能觸動讀者，與自身產生連結，甚至（隱隱然地）引發或醞釀新的想法？

用芭樂話來說，其實指標很簡單：讀完後，你會不會想跟別人講述這個民族誌案例？「你知道嗎，那個OO人很有意思喔，他們如何如何...」

《依海之人》就是這樣的一本書。

一方面，馬達加斯加的斐索人（Vezo）實在太有趣了，他們的文化頗為獨特，有很高的辨識度。然而同樣描述斐索，有些古典的民族誌很乾，讓人昏昏欲睡，不是研究馬達加斯加的人大概讀不太下去。這本書卻是妙趣恆生，有好多梗，作者的功力就在這些細節中。

講到趣味性，很容易想到「天真的人類學家」，但《依海之人》的味道及風格大大不同。「天真的人類學家」充滿了誇張諷刺的筆法及衝擊，是個更輕鬆的讀物，但我一直有點保留，因為讀完之後沒有那麼喜歡多瓦悠人，也沒有很喜歡作者Nigel Barley，總覺得他在一個波長不太合的地方做研究，太勉強了些，難怪好像沒有什麼學術上的突破（但這本書作為暢銷大眾人類學的讀物功不可沒）。

《依海之人》的幽默不一樣，是淡然、隨性的，作者Rita Astuti顯然跟她所研究的斐索人很「麻吉」，一晃眼幾十年，到今年（2017）春天還繼續重返田野！我的指導老師常說：「什麼人就研究什麼人」，人類學家跟田野地的人不必勉強要相互喜歡，但如果彼此不搭，研究總是有些痛苦、勉強、掙扎，很難這麼長長久久。另一方面，人相處久了會長得越來越像，這在田野工作也頗為通用。

[http://www.reefresilience.org/wp-content/uploads/CS\\_Madagas\\_PHE\\_003.jpg](http://www.reefresilience.org/wp-content/uploads/CS_Madagas_PHE_003.jpg)

重點是，讀這本書，很難不被斐索人吸引。他們不是會冒出抽象哲理的那型，而是非常直白、生活、自由自在。英文版三不五時引用斐索語的句子，中文版為了閱讀順暢擺到註釋中。前面說過，這篇不打算劇透太多，讓我們看看左岸的D編在編輯過程中匯集的一些句子，就充滿了想像：

斐索人不喜歡羈絆和束縛 tsy tiam-Bezo fifeheza

斐索的習俗比較簡單，不會太難 fombam-Bezo mora, tsy sarotsy loatsy

在斐索內，結婚很簡易 fanambalia amin'ny Vezo mora mare

一個女人換一個男人，一瓶酒就了結了 ampela takalo johary, filako raiky avao, de vita amin'zay

斐索人不喜歡有老闆 tsy tiam-Bezo laha misy patron

斐索人沒有國王 Vezo tsy mana mpanjaka

如果國王來到海邊，斐索人就出海，因為他們懶得在村子裡等著見他 de lafa niavy andriaky ny mpanjaka, de roso an-driva ny Vezo, ka tsy nahefa mipetsaky an-tana mandramby azy

### 3

《依海之人》這本書是人類學認同研究很重要的民族誌，斐索人的案例很值得一讀，對於台灣社會有啟發性——這件事不能只有人類學界知道而已，應該讓更多的人讀到。

況且，地點是馬達加斯加，台灣人對馬達加斯加的認識大概都來自於幾集夢工廠的動畫吧？再多，就是狐猴和變色蜥蜴。我們對其社會文化非常陌生。馬達加斯加是非洲東邊的島嶼，語言卻是南島語系——南島不但佔據整個太平洋，還不知為何也橫跨印度洋，台灣身為南島社會的一員，豈能一無所知？

既南島，又非洲，斐索的文化特色恰好就揉雜了這兩種不同樣貌。斐索人很特別，他們有兩種認同模式：第一種是由當下的行為來決定，與血緣、出身無關，非原生、非本質性，可以變動。這是偏向南島的認同模式，也是本書最為獨特，不可不讀的原因。

斐索人，簡單說就是「住在海邊，跟海打拼的人」。這是什麼意思？

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斐索，即使其祖先對海洋一無所知，因為任何人都能學習做斐索的行為，如駕船與捕魚。一個剛從內陸瑪希孔羅來到貝塔尼亞的人不是斐索，因為他只知道那些從自己祖先習得之事：如何種玉米、稻米和樹薯，如何養牛。當他住到斐索海邊，開始學習做些其他的事情。當他懂了斐索人懂的、做著斐索人做的，他就成為斐索。（p. 63）

這是一種「人即其所為」的認同，「斐索人即是他們所做的事，斐索身分認同是一種行為，而非一種存有狀態。」人類學家做田野的過程，就是學習成為一個斐索人的過程，Astuti詳細地從日常生活的主要面向，如游泳、造船、捕魚吃魚，描繪斐索人的那種行動＝身分認同的模式。更奇特的是，他們不只以行為作為身分認同，而且看的是「當下」的行為。一個人可以前一秒鐘被稱讚很會吃魚吐魚骨頭而是斐索人，後一秒鐘又因為噁到而被嘲笑不斐索，像個內陸養牛的瑪希孔羅人。

這些乍看有點奇怪，該不會是作者瞎掰的吧？要說服讀者，得靠民族誌細節來支撐，Astuti做了頗為詳細的描述和舉例，看起來很瑣碎，但內行人才知道裡面處處顯露了書寫功力，讀起來不會太冗長或無趣（不像有些頁數太多的民族誌有這種問題）。裡面有人類學家「成為當地人」的情節，也有當地人如何「進出」、是否是斐索人的變動性。

當讀者已經被說服，這真是一套很獨特行動 = 認同的等式，Astuti更進一步解說斐索人強調的當下性——他們愛說自己不聰明，只會看眼前，此種「短期思維」完美與他們的生計型態結合，偏好當天「找食物」而非長期規劃，所以他們偏好捕魚的立即收穫，而非內陸鄰居農牧業的長期收成投資。捕魚大賺一筆就立刻花在過多的食物上，但漁獲差就只好喝西北風。斐索人對此引以為傲，但也很會自表：

斐索人只會吃到撐 oma, oma avao ny Vezo

到了晚上沒有食物了，只能無所事事 lafa hariva, laoke tsy misy, de mipetsaky avao teña

斐索認同的當下性，實踐當然會面臨一些挑戰。看了他們生計模式的活在現在，覺得這已經談透了吧？作者居然可以更進一步，舉出另外三個議題（習俗、婚姻、政治）繼續挖下去。在此只劇透一點點：斐索人的習俗（相對於周邊人群）很「簡便」而且可以有彈性。不過斐索人還是有些很奇怪的習俗：吃了蜂蜜就不能笑。晚上不能帶煮過的食物在外面走。吃了螃蟹後，到隔天早晨前不能把殼丟掉，也不能在戶外洗手。（原因當然沒人知道，因為是「習俗」嘛。）

By WRI Staff - Picture 097, CC BY 2.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230322>

4

斐索人那種極端的、只重行為、流動而不固著的身分認同，已經夠精采了。沒想到這本書才讀了一半，後半居然是前半的倒反——他們居然有另一種認同模式，但這種認同只在死後發生。人死後的「認同」歸屬不再是流動的，而依循繼嗣原則（主要是父系），透過埋葬，凍結於墓穴之中。這是偏向非洲的認同模式。

一個人有8個可能的拉蠟raza（8個曾祖父母），斐索人在活著的時候盡全力保持「非類屬性」（unkindness），海納百川，親戚多到不行，但死後就只能歸屬於其中一個拉蠟——那麼要選哪一個？嘿，這取決於當初老爸有沒有為小孩舉行稱為soro的儀式，如果沒有貢獻20罐米，或是一頭牛，想都別想，小孩當然屬於媽媽那邊的拉蠟呀。不過老爸就算辦了儀式錢花下去，也別高興太早，那個小孩活著的時候還是大家的親戚，也不會對老爸那邊有什麼差別待遇，別以為買到他的人，其實只是買到他的未來死後的骨骸——可以葬在某個墳墓群。

另外非得提上一提的，是長壽的老人家過世後，喪禮以及幾年後修墓穴籬笆還有十字架的儀式，多半會「開她玩笑」，搞成大聲放音樂、狂喝蘭姆酒、大跳艷舞的超high場面，有個人瑞老婆婆的喪禮買了一頭牛來，但卻演起了假鬥牛，在喪宅外繞圈遊行，有個男人還用力打了牛隻的睪丸，呼叫老婆婆。出殯時男人們在棺木四周前推後擠，棺木激烈搖晃，女人極盡所能挑逗男人，大跳三貼。抵達墓地時，棺木蓋子都裂開還歪了。對，沒看錯，這是一場喪禮喔～讓人眼珠都要掉下來了（斐索人對此，可是心知肚明，津津樂道喔）。至於原因是什麼，那就賣個關子吧。

5

在最古典的民族誌裡面，研究者隱身幕後，彷彿一切都是客觀第三者的觀察記錄。百年後出現了實驗民族誌，研究者不但現身，有時些還比當地人搶戲。《依海之人》中，人類學家Astuti總是適時現身，拿捏得宜，主角還是斐索人。

例如從第一章開始，我們就清晰看到Astuti如何進入田野，如何從田野中每天聽到一百次、原本覺得稀鬆平常、甚至有點無趣乏味的重複說詞，發掘出其實那才是研究的寶藏。（這就是功力！）

研究者現身的畫面，都讓研究更鮮活、更有脈絡；行外讀者可以一窺研究者如何做田野，行內讀者則可以學習厲害的人類學家如何在田野中跌跌撞撞、發掘問題、同時幽自己一默。不過有些地方，或許人類學家讀起來，會比其他人更有insider的共鳴。例如Astuti想要記錄某個阿公的親屬，卻被阿公叫她把筆記本收起來；另一次，她詢問一個老人家，想記錄他的系譜，卻被斥責自以為是「國王」嗎？看到這裡，同是人類學家想必捏了一把冷汗，面對未知的文化，田野工作步步為營，但還是有可能踩到地雷而不自知阿！

有些地方人類學家特別心有戚戚焉——斐索人那麼隨性、當下而決、短期思維，對研究者是很大的挑戰。當Astuti體悟了田野中計畫跟不上變化，何況是斐索人這種活在當下的習慣，唯有學會不要自尋煩惱，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態度才能做田野——然後在過程中剛好也貼近了當地人的行為和思維。

也有讓人忍俊不禁的地方。斐索的習俗實在太鬆，大家多半搞不清楚，因此經常在儀式前爭辯怎麼做才對。某次冗長爭議沒結論後，居然有人提議問旁聽的人類學家Astuti好了，她已經來一陣子了，說不定她知道那個習俗長怎樣？

XDDD

By Jean-Louis Vandevivère -

originally posted to Flickr as Pays Vézou, CC BY-SA 2.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5802678>

前面說過，判斷一本民族誌是否成功，要看中描述的那群人能否在眼前栩栩如生。以下這段就給我很深的感受。第七章作者花了一些篇幅敘述斐索人認為生與死是截然分割的，需要透過各種方式來重複確保。表現在空間上，冷的村莊與熱的墓地得要離得越遠越好，即使墓地因為地形改變等因素實際上已經比鄰村莊，送葬時也要強調走得又遠又累。從死後到出殯前守夜，喪家要提供食物，但無論廚藝如何，大家都得強調東西超級難吃。

Astuti的筆法不只是歸納性的，也稍微把自己以及田野中的乾媽寫了進去。讀這些描述時，我內心不斷改編成有點好笑的田野對話：

人類學者：某某過世了，我想去參加守夜。

當地乾媽：不要啦，你就說因為xxx（藉口）所以不能去。不去沒關係啦。

人類學者OS：可是人類學家怎麼可能錯過儀式？論文要寫耶～

乾媽：今晚守夜喪家煮的飯難吃死了，煮飯時水放太少、肉太鹹、煮肉沒有加洋蔥和番茄，根本吃不飽。你一定肚子痛了吧？早就跟你說不要去。

人類學者OS：可是明明配料很多很豐盛，一點都不小氣阿，我也沒有肚子痛（我要裝一下嗎？）

乾媽：累死我了，墳墓那麼遠又那麼難走，送葬一路上腳痛死了！

人類學者OS：不就在村子旁邊而已嗎？（我也要唉一下嗎？）

研究功力在於人類學家如何從這樣充滿OS的對話當成分析的啟發點。此外，Astuti也非常巧妙地，以一種整合的主題方式，來處理一般民族誌「無趣」的生活、經濟、親屬、甚至政治制式章節，真是很精采的寫作示範。

6

翻譯期間來來回回，我已經不知道整本讀多少次，但還是讀不膩！可見這本書多有意思哩。除了原書章節，Astuti後續也有許多斐索研究都很值得參照，我在譯本中特別加入了一些補充介紹。這篇芭樂文除了將《依海之人》推薦給一般讀者，特別要跟人類學相關課程的老師們喊話：

趕快把這本書列入下學期的syllabus吧！

預告：Rita

Astuti教授將在九月初來台，預計9月4日、5日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演講，歡迎大家屆時直接與她對話。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使用-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郭佩宜 為什麼翻譯一本書？《依海之人》譯者後記（芭樂版）（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05>

回應們

請注意：名字後有 \* 表示發表者非本網站認識的人，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鳳琦 \* 2017.07.24 18:20

1

作者您好：

看完譯者後記（芭樂版）這篇導航，讓人心情愉快，似乎已經置身在其中…真有趣也真精彩，這就是「栩栩如生」的功力吧！一定要去買來看，不買可惜了！也同時期待9月初作者Astuti來台演講！

佩宜 \* 2017.07.24 19:23

2

謝謝讀者支持與鼓勵

回應本文

名 \*

E-mail \*

驗證用，不會顯示

回應內容 \*

Save

靠北追奶

加入芭樂粉絲團

訂閱RSS

找

郭佩宜

研究環繞大洋洲與南島，尤其是歷史的和當代的人與人、人與物的複雜關係。

人類學家面臨的挑戰是理解與再呈現複雜，並於動態的複雜世界中找到安身立命之道。

目前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工作。

郭佩宜也寫了

試論「南島外交」：一個大洋洲人類學家的觀點

[iGuava主題專號][人類學家@文化部] 人類學家與文化部應該彼此看見

如果總統是人類學家

「芭樂人類學」出書了—好吃，又好思！

[iGuava主題專號][2015民族誌影展 5之5] 高牆的縫隙：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歷史教育現場的衝突史觀

[iGuava主題專號] 318的未完成式 (318週年系列5之2)

悠遊卡購買的小確幸？

[iGuava主題專號 3-3]我了解你的明白

[iGuava主題專號 2-1]大眾人類學的美麗與哀愁

煙火式田野？太平洋人類學家@太平洋藝術節

看賽德克·巴萊評論的七個問題

芭樂解密 ( Guavaleaks )

災難是一面照妖鏡

人類學家看足球：被vuvuzela搶註的2010世界盃

你芭樂了嗎？

Facebook上的臉孔和嘴巴 ( 一個人類學分析beta版 )

## 專欄

iGuava主題專號 Runningnoseky的蘭嶼田野 一片芭樂 印度的西藏地圖 天鵝城 芭樂籽大賞 親愛的芭樂人類學家  
Tags

318 中國 儀式 全球化 公共人類學 原住民 反思人類學 國家 大洋洲 學術政治 宗教 性別 政治 教學 書評 服貿 歷史 環境 田野 田野工作 社會運動 節慶 紀錄片 經濟 網路 考古 舞蹈 西藏 觀光 資本主義 農業 選舉 電影 音樂 食物 馬來西亞

More

最新文章

為什麼翻譯一本書？《依海之人》譯者後記（芭樂版）

靠北追奶

檔案也可以田野嗎？談檔案館裡的人類學家

語言、暴力、救贖與罌粟之海（下）

語言、暴力、救贖與罌粟之海（中）

骨骸：關於死亡、挖掘與爭議

大學之道不在於入世，在於逃離

[印度的西藏地圖]印度的西藏地圖第十四張：看見西藏的三個方式

《自殺與靈魂》導讀

語言、暴力、救贖與罌粟之海（上）

最新回應

洪宏文/墨靈、變身的花枝、及遊戲的人類學

佩宜/為什麼翻譯一本書？《依海之人》譯者後記（芭樂版）

鳳琦/為什麼翻譯一本書？《依海之人》譯者後記（芭樂版）

Conan/靠北追奶

Conan/檔案也可以田野嗎？談檔案館裡的人類學家

fierycloud/印度的西藏地圖第十四張：看見西藏的三個方式

holleylin/檔案也可以田野嗎？談檔案館裡的人類學家

icep/檔案也可以田野嗎？談檔案館裡的人類學家

Terry/「我不是你的家人」：香港菲律賓籍家務傭工吃飯的學問

Terry/「我不是你的家人」：香港菲律賓籍家務傭工吃飯的學問

聯播：巷仔口社會學

你念的真的是一所好大學嗎？——公立大學健康檢查報告

看不見的職業傷病：看不見的「工」與「殤」

聯播：歷史學柑仔店

從認命到造命：袁黃家族的醫學與命理學

「國師」與他的同輩們

聯播：菜市場政治學

國際壓力與威權政體的存續

「維根斯坦盒子」裡的台灣人

彙整

本網站內容之著作權均為各文章作者所有。

除另有聲明外，本網站各文章採用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使用-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授權公眾使用。你可以依授權條款複製、引用、轉載，唯請於合理位置標示本站網址

http://guavanthropology.tw 與 該文作者。

若需聯繫（轉載、引用請依授權條款自便），可留言至臉

